

XIADAN
ROUQING

侠胆柔情

潘强恩



XIADANROUQING

一见钟情

祸从天降

亡父遗物

据理力争

闯荡社会

居心叵测

旧地寻梦

队入陷阱

设计引诱

秘密接头

紧急情报

寻根究底

爱情火焰

畸型心理

亲人相会

靓女杀人

凶手脱逃

欲见毒王

诡计多端

重重考验

嫁祸于人

暗中保护

复仇行动

黑道威胁

守口如瓶

冒险送信

情深意切

打入黑道

舞会脱险

无耻恐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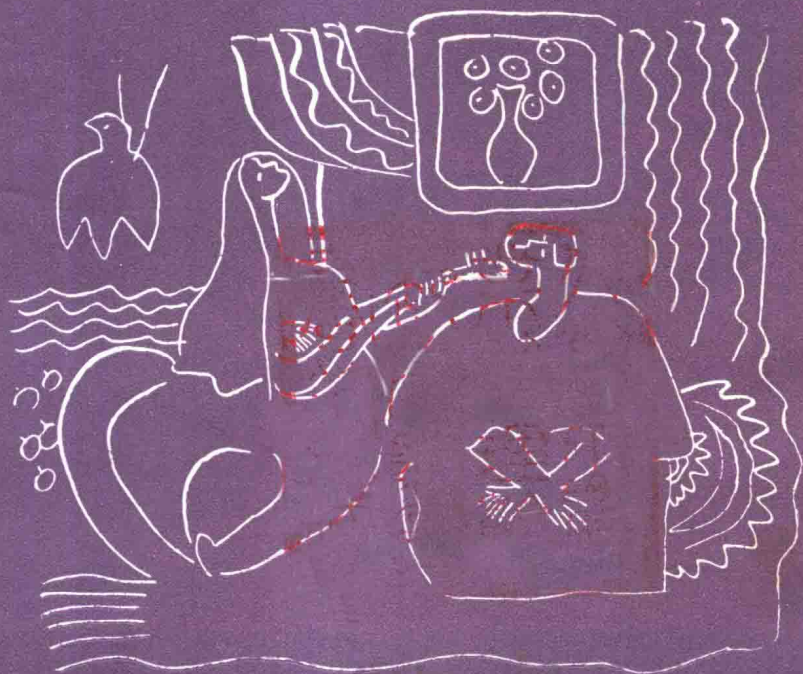
上海文艺出版社

I 24
825

侠胆柔情

潘强恩

步步逼近	无耻恐吓
心急如火	嫁祸于人
壮烈殉情	暗中保护
忧心忡忡	复仇行动
新仇旧恨	黑道威胁
略施小技	守口如瓶
报仇雪恨	冒险送信
死里逃生	情深意切
虎口救女	打入黑道



上海文艺出版社

(沪)新登字 103 号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王志伟

侠胆柔情

潘 强 恩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 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吴县文艺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3.75 插页 2 字数 317,000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500 册

ISBN 7-5321-1062-1/I·789 定价：9.80 元

内 容 提 要

这部长篇小说让您领略到腥风血雨里的铮铮侠胆，让您欣赏到灯红酒绿中的绵绵柔情。

1948年春，广州靓女王丽的养父突遭暗杀，随即她又发现养父竟然同十六年前玉海市一起大案有关。一种好奇心驱使她带着妹妹王芳北上探秘。谁知这一对大富豪的千金在玉海市一露面，就陷入黑社会布下的重重陷阱，险象环生，惊心动魄。王芳被惨无人道的黑道头目肆意蹂躏，差点丧命。王丽不顾生命危险，继续寻根究底，终于发现养父生前一些好友都于同一天被人暗杀，原来这是薄刀党有组织有计划的复仇行动。一直跟踪王丽的禁烟委员会官员刘定国，从这件表面上是帮会报复行动中，探清了真相，查明了薄刀党是个庞大的贩毒组织，并与他们展开机智而英勇的斗争。他和王丽在生死与共的曲折斗争中萌发了真诚的爱情。直至最后，当外公王介人倒在血泊里，王丽找到了曾经领养过她和王芳的周老太太时，她才真正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家庭里，她才知道外公、养父、刘定国等人的真实身分；她才真正懂得人生的真谛，从而走上一条光明之路。

小说对黑社会的揭示深刻，人物形象鲜明，感情描写细腻，故事情节曲折动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目 录

第一章	一见钟情	1
第二章	祸从天降	17
第三章	亡父遗物	23
第四章	据理力争	34
第五章	闯荡社会	43
第六章	居心叵测	61
第七章	旧地寻梦	67
第八章	坠入陷阱	76
第九章	设计引诱	83
第十章	秘密接头	91
第十一章	无耻恐吓	102
第十二章	嫁祸于人	110
第十三章	暗中保护	120
第十四章	复仇行动	130
第十五章	黑道威胁	141
第十六章	守口如瓶	145
第十七章	冒险送信	150
第十八章	情深意切	163
第十九章	打入黑道	175
第二十章	舞会脱险	181

第二十一章	紧急情报	190
第二十二章	寻根究底	197
第二十三章	爱情火焰	208
第二十四章	畸型心理	214
第二十五章	亲人相会	221
第二十六章	靓女杀人	233
第二十七章	凶手脱逃	252
第二十八章	欲见毒王	261
第二十九章	诡计多端	272
第三十章	重重考验	288
第三十一章	步步逼近	297
第三十二章	心急如火	316
第三十三章	壮烈殉情	325
第三十四章	忧心忡忡	337
第三十五章	新仇旧恨	341
第三十六章	略施小技	356
第三十七章	报仇雪恨	368
第三十八章	死里逃生	378
第三十九章	虎口救女	394
第四十章	身世不凡	410

第一章

一见钟情

早上，山林中的一切都是鲜亮明丽、生机勃勃的。洁白而纯净的雾气弥漫在林中；空气如同过滤了一样清新，草木的叶片刚刚经历了雾的沐浴，每一片都那么生动可爱；难得的一小块林中空地上，一朵粉白花瓣、鹅黄花蕊的小花，从散发着深沉醉人的松针气息的落叶层中，倔强地挺起，挑起又高又细的花茎，羞涩地展开，花蕊间还摇摇晃晃地托出一粒硕大的五彩的露珠，一时间给这林中空地添加了一种热烈、梦幻的情调。一束耀眼的阳光透过密密层层的树叶，照射到空地上，使这儿的一草一木都突然产生了一种深邃的意境，弥漫了一种对于未来世界的渴望与期待的气氛。

突然，林中由远而近地响起了一串有如小鸟啼鸣般脆亮的笑声，余音在叶隙间袅袅不息，接着就传来了轻快的脚步声。转眼之间，一个二十多岁的姑娘便跑进了林中空地，在那儿停住，然后又回过头去，朝自己跑来的方向机警地窥视。

这是一个由里到外都洋溢着青春气息、浑身上下沾染了过多的清晨林间的绚丽色调的姑娘。她身高约一米七，下身穿一条黑色宽松裤，上身穿一件粉红色紧身羊毛衫，一条窄窄的腰带扎出了她苗条轻盈的腰肢和丰满的前胸。

她脚上的一双球鞋两侧粘满了露水和青嫩的草叶。她就在这束阳光下踌躇了一会儿。她脸上充满了欢乐、激动和幸福的

光辉。她的目光明净大胆，火焰燃烧般地透出了生命的激情。她那青春的热情则更多地由她那爱动的躯体的每一次扭动，双脚的每一次跳动，她刚才的笑声和现在的兴奋的喘息毫无掩饰地展现出来的，于是她天真、单纯、活泼和多梦的个性，都毫无保留地显露出来了。

此时，她似乎从远处听到什么了，于是灵巧的身子激动地一颤，只一闪就躲到了空地边缘一棵树干粗大的老松树后面。

接着，一串快节奏的脚步声在她跑来的同一方向的山林中沉重地响起。伴着草丛被“唿喇喇”踩倒的声音，一个年轻小伙子不一会就来到了姑娘刚才站立的地方。他迷惑地停下，眼睛向前后左右顾盼着，兴奋而又明显不满地压低嗓音，呼喊着：

“哎——你跑到哪儿去啦？”

刚刚还照耀着姑娘的那束明亮的阳光，此刻又洒落在这小伙子身上了。山林中的情调立刻改变了。几分钟前它还完全是缠绵的、轻盈的、温柔的，此刻却突然融进了另一种与之不和谐的刚毅和冷峻，还有一点不可捉摸的意味。

这是一位充满阳刚之气的青年。他身穿一套藏青色中山装，二十七八岁年纪，身高一米八，体格魁伟，肩阔胸厚，熊腰虎背，四肢健壮，一张方脸，两只藏在坚硬突出的眉骨下的、鹰隼般锐利的眼睛，给人一种气宇轩昂和桀骜不驯的深刻印象。

他的面孔涨红着，一双虎视眈眈的眼睛变得异常明亮而有生气。眉宇间却保持着几分矜持。

突然姑娘猛地从背后扑过来，使劲碰了他一下背部。

“哎，你……”男人转过身来，变得容光焕发，忍不住用粗壮的双臂去抱姑娘，“瞧你，让我好找！”

“别碰我！”姑娘推开他手臂，连忙用双手捂住自己的脸。她的目光透过捂在脸上的手指缝间，偷偷地注视他。他身材伟岸，

满头黑发一丝不乱，阳光使他的脸色更加红润，目光越发深邃有神。

他把她的双手缓缓地 from 脸上拉下来，抚摸着。

“王丽，这名字多好听！就像一朵美丽而高贵的杜鹃花。你妹妹叫什么？”

“她叫王芳。”她看着他，好像在问：“你怎么不自我介绍呢？”

他似乎领悟了，笑道：“我叫刘定国。”

“这才是个好名字呢！”王丽俏皮地说，“看来你一定要对国家有所贡献了。”

这句话立刻把两人逗得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

这时，王丽闪着晶亮的大眼睛，盯着他那张英俊的脸，追问道：

“你老实坦白，你是否一直在后面悄悄地跟踪我？”

他咧嘴笑了，笑得那么爽朗、痛快。他停住笑声，点点头，坦率地说：

“像你这么漂亮的姑娘，我能放过吗？”

“你……”她眨动着那双清澈、美丽的大眼睛，期期艾艾地说，“你……为什么对我这样？”

“嗨，”他双手一摊，“这还用问？因为我就喜欢你这样的姑娘嘛！”停了一会，他眨着眼睛，调皮地问：“你也不是很喜欢我吗？”

她的脸不由得一下子变得绯红，一直红到耳根。她的双眼闪着兴奋、幸福的光泽。她用手指指他，娇嗔道：

“你真坏！”

“哈哈，我没有讲错吧！”他一把抓住她细腻纤细的手，说，“真的，我完全被你那一口标准的国语和庄重的风度吸引住了。”

“标准的国语？”她摇摇头，“我的国语讲得不好。”

“你别谦虚。我还喜欢你以礼待人，温情脉脉，还有……”

“你别讲了。”她瞥了他一眼，推开他的手，羞涩地低下了头。

王丽暗自感到奇怪，同他认识不久，怎么会变得如此亲近。

他跟随在她身后已经好几天了。自从她从杭州登上长途汽车，她就发现这个人就与她同路。这是一次令人疲惫不堪的旅行。她第一次见到他，是在一家小酒馆里。那时，他正喝着绍兴花雕酒。由于汽车抛锚，她就下车走走，来到这家小酒馆。他就坐在离她不远的对面一张桌子旁。王丽发现他抬头看了她一眼，又很快低头喝酒了。她不愿随便跟陌生人搭讪，只管自己津津有味地吃着一碗面条，一点都不在意这个青年在注意着她。

汽车来到前方一个小站时，已近黄昏了。

当旅客们下车后，他走在她的身后。当她穿过泥泞的小路时，来到去玉佛山的候车室时，那个男人还是跟随着她。她真希望这个男人是认识的同学或邻居，那样她就会让他帮忙替她提提越来越感到沉重的行李。

汽车在盘山公路上慢慢爬行。王丽总觉得背后有一双火辣辣的目光在抚摸她的脊梁，弄得她心慌意乱。

几小时后，总算到达了目的地，找到一家还不错的旅馆。

王丽休息片刻，走出旅馆林立的小街，举目四望，山青水秀，真是一派赏心悦目的美丽景色。

此时天抹微霞，落叶乔木虽然脱去了绿色的衣裙，失去了婆娑起舞之姿，但那横空直伸或权桠虬曲的枝条，犹如鳞驰蛇奔，更显得遒劲有力，别有一番气势；满山枫树、樟树、翠竹、苍松，千姿百态，各显风姿。

王丽心里不由叹道，大自然用它神奇的巨笔，给人世间描绘了一幅绝色的《山川美色图》。它足以邀诗人墨客的题品、供文人雅士流连忘返。

人们所云“玉佛山有四时不谢之花，有八节长青之草”，果真

如此。她被这幅美妙的富有田园风光的景色迷住了，陶醉了。

忽然，她听到有人正用流里流气的口吻对她嚷道：

“啊，这妞真是仙女下凡！”

“你独自一人，多没趣！”

“小妞，快来，同我一起玩！”

她厌烦地循声望去，只见一个西装笔挺，梳着一头油光闪闪的头发，滑头滑脑的青年拦住她的去路，正想动手动脚。

她忍不住大惊失色：

“你想干什么……”

此刻，刘定国正好赶到，一个箭步冲上来，大喝一声：

“住手！”

那个家伙涨红着脸，歪着头，竖眉瞪眼地问：

“关你什么事？”

“你快放手，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刘定国捋起袖子，厉声道。

那个家伙见他长得比自己高大，色厉内荏地说句“你小子小心些”，把王丽用力一推，转身飞快地逃了。

他这一推非同小可，猛地把王丽四脚朝天摔倒在地上，半天不能动弹。

刘定国急忙上前几步，把她从地上抱起来。

“放开我……你……别碰我！”

王丽尖叫着，在他的怀里拚命挣扎着，那娇美的脸庞一下子涨得通红。

他以为她受了惊吓，神经错乱了，便更用力地紧搂着她，直到使她站立定为止。

她气愤至极，猛然间怒不可遏地对准他的脸颊扇了两个耳光。

他一下子被击懵了，呆视着她，不知她为何如此发怒。只见她两颊由于怒火中烧，显得格外艳丽，眉毛细长匀称，长长的睫毛下汪着两泓清澈见底的大眼睛。此刻由于愤怒，目光犀利而又严厉。她那宽阔的前额，曲线优美的红唇，高挺小巧的鼻梁，使脸庞洋溢着高傲而大胆的神韵。刘定国自从跟踪她以来，还是头一回如此靠近而又如此仔细地端详这个姑娘的脸。

她也同样以探究专注的目光打量着这个冒犯她的男人。

“小姐，”他讥讽地微笑着，“想不到你的火气还真不小，你发什么火啊？”

她并不回答，仍然满怀敌意地怒视着他。

“看你这么漂亮，却不通人情。”他揶揄道，“我好心好意地把你救出来，又把你从地上抱起来，你却愿将仇报，是否太过份了？”

她脸上又是一阵绯红，但怒容已消尽。

“你是什么人？”

“我同你一样，也来观赏大自然的美景。”

“你干嘛老跟着我？”她鄙视了他一眼，撅嘴问，“你同那个流氓是一伙的？”

“哈哈，我怎么会同他一伙？我只是与你同路，碰巧走到一起了。”

“是吗？……真对不起！”王丽感到自己太内疚了。

“没关系，我们去欣赏海景吧！”刘定国邀请道。

这里，三面环海，一面靠山。极目远眺，茫茫大海无边无垠，浪花就好像在天上翻滚着。近处，船只参差、舟楫逐波，在“沙沙”的水浪中颠簸。那声音，就像朦胧的月光和玫瑰花间的晨雾那样和谐、温柔。海风低语，拂过水面，携带着轻漾的浪花，一阵阵扑向沙滩。

王丽走得脚酸，一屁股坐在铺满青苔的岩石上。

站在她身后的刘定国，朝前望着碧蓝无际的海水；海滩附近的村落，正密密疏疏地晾晒着一排排未干的粉丝，雪白一片，海风一吹，轻悠悠地摆动。望着海边村落层叠，晾吹的雪白粉丝和浪花荡漾涌动，不禁触景生情，兴奋地说：

“你看，真是碧海波连天，银光呈佳景啊！”

王丽转过头来，朝他笑笑，用手拢了拢被海风吹乱的刘海，说：

“你还记得范仲淹的《岳阳楼记》吗？这儿的景色像不像‘浮光耀金，静影沉璧’？”

“看来，你也是‘心旷神怡’了。”

刘定国在王丽身边坐下，凝视着她那被海风吹红了的脸颊，打趣说。

王丽抿嘴微微而笑。

刘定国心里怦然一跳，一股神秘而又不可遏止的爱慕之情，油然而生。

他仿佛忘记了周围的一切，只顾用灼热的目光凝视着王丽。谁也不愿多讲一句话。

风，更大了。

“你冷吗？”刘定国关切地问。

“不冷。”王丽瞥了他一眼，继续远眺无垠的海。

“这儿海风不同于城里的风，当心着凉。”

刘定国不由分说，一把将她拉了起来。

“谢谢。”

“客气什么？”

王丽朝他露出迷人的笑容。

刘定国噎了一口气，似乎在尽力克制什么。

他们沿着撒满鹅卵石的小径，离开了海边，转眼之间来到了山上，观赏那中外闻名的金鞭溪。

这金鞭溪果然与盘龙埠后面那些山溪不同。奇就奇在溪两边是刀砍斧劈一般的岩壁，像一条狭长的石廊。石廊中却有许许多多拔地而起的石柱。上下一样大，百余丈高，直插蓝天。密密匝匝就如春笋一般。更奇的是那光溜溜的石柱顶上都长着一棵盘根错结的古松。没有水，没有土，这些古松把根扎在岩缝中就活了下来，而且长得郁郁苍苍。在紫草潭旁边，有一条被称作金鞭岩的石柱，斜斜地往蔚蓝色的天空戳去。站在这百丈高的石柱下，真担心它会在顷刻间倒下来。可是，它从盘古开天地就一直这么斜斜地刺向蓝天，经受风吹雨打，就是坚如磐石。

一条小溪在这些巨石笋下左缠右绕，清澄澄，凉丝丝。用手捧起，水珠子就像珍珠一般从指缝间漏下。那些从天南海北来的游客，一边淌着溪水，一边搂着石柱大惊小怪地叫喊。不同乡音的声音就在两边岩壁上来回碰撞着，像一支动听的交响曲在大自然中回响。

早就听说，不爬黄龙寨，枉来玉佛山，可要爬上黄龙寨，又决非一件易事。上山十几里，下山十几里，且只有一条崎岖陡峭的窄窄的石道在刀削斧劈一般的绝壁上缠来绕去。真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传说一支凶狠的土匪就在这儿盘踞过。

他们不怕山路崎岖，兴致很高地往上爬。

果然名不虚传，那小石道就如一条细绳子从蓝天上抛下来，时而突兀在岩壁上，时而又藏进石缝中。小石道外全是雾霭迷离的万丈峡谷。抬眼望去，着实叫人胆战心惊。

王丽怕得一直不敢抬头朝外看，却又经不住黄龙寨奇异风光的诱惑，紧紧地拉着刘定国的胳膊，慢慢地向山顶攀登。

她不愿半途下山，虽说是危险四伏，可好看的东西实在太多

太多，每每攀上一个突兀处，就有一处令人叫绝的景点。北天门，一线天，双狮戏春，金猴观海，玉童偷桃，天女散花，定海神针……王丽一路惊吓，一路喜悦。

刘定国一边观看这些巧夺天工目不暇接的自然美景，一边尽心尽力护着王丽，生怕她一不小心坠入万丈深渊。

他们终于登上了山顶。

这山顶也是一处令人叹为观止的好景点。四周都是悬崖绝壁，就像一只巨手，高高托起，在半空中张开一片巴掌。这黄龙寨方圆不过百米，树木葱郁，流泉淙淙。

王丽站在山顶，天空就像矮了许多。空气也变得格外清新了。俯瞰金鞭溪，灿烂的阳光瀑布一般洒落在金鞭溪那狭长的岩廊中。晨雾渐渐散去，几丝乳白的水汽在石柱中间缠绕，像给石柱披上几缕纱幔。那些游客一个个如蚂蚁一般小。

“快来，这里可以看见凤凰洞哩。”

刘定国穿过一片青栎林，站在那边喊王丽。

王丽赶过去，却不敢朝下看，只得远远地坐在一片草地上，伸长颈脖朝前看去。

果然，前面石壁峥嵘，中间有一深不见底的石窟，石窟中云雾缭绕，暗幽幽不见天日。据说凤凰洞的毒蛇有水桶般粗，长了红冠子，叫起来如小孩哭。蝙蝠有斗笠大，牛头蛙有澡盆大。

“快过来，别站在那里，一不小心会摔下去的！”

王丽担心地提醒道。

刘定国依在悬崖边一棵胳膊粗的松树上，怔怔地望着那人毛骨悚然的万丈石窟。

此刻王丽正深情地望着他，长长的眼睫毛下那深深的黑潭一般的眼湖显得那么幽深莫测。

她觉得刘定国如山岩那般坚实、挺拔。

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况，初次见面的强烈好感，竟使他们终生成友。

这一男一女正是如此。

他的彬彬有礼、老成持重和恰到好处的谦恭之态，获得了她的好感。他那伟岸的身材、从容不迫的气度、端正英俊的面容、不亢不卑的举止、热情洋溢的谈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他那浑厚清晰的标准国语，震颤着她的心弦，一下子缩短了陌路人之间的距离，使她倍感亲切。

他与她纵情交谈，从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到最新的考古发现；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覬覦，到走私活动的猖獗；从林则徐焚烟壮举，到国人鸦片成瘾；从鸦片毒品走私的疯狂，到国民政府的打击不力……

他生性豁达，一旦纵情而谈，便兴致勃勃，滔滔不绝，眉飞色舞。

他的豪放正吻合了王小姐开朗的性情。她一见到他，就像在茫茫无际的大海，突然看到了一个树木葱茏的绿岛，心中荡起难以言明的喜悦。在家里，桂珍只在生活上对她体贴入微；父亲只能对她溺爱还有道学式的教诲；此外，她就没有更亲近的人了。外公有时来看看她，那也是长辈对晚辈的生活上的无微不至的关心。一句话，她还没有一个知心的人。而他的出现，突然使她嗅到生活中一种清新诱人的气息。

“啊，先生，你原来满腹经纶，我看你一定是位为人师长的学者。”

“不，”刘定国摇摇头说，“你过奖了。我不过随便说说而已。”

“随便说说？”王小姐惊讶得猛然停住脚步，注视着他，觉得他更加神秘，“那么你是……”

刘定国急忙避开王小姐疑惑的目光，忽然指着前方高耸破天的白玉峰，惊叹不已：

“你看，你快看，这白玉峰多么挺拔雄伟，我们快去看！”

王丽边走边毫不放松地追问：

“你究竟在哪儿高就？”

“啊，我嘛……”刘定国欲言又止。

“在保密局？”王丽故意激道。

“不。我以前曾经在大学里，对，在北平燕京大学教过书，后来家父见家道日渐衰败，命我去一个公司做生意。”

“看来你很有学问，我敢肯定，你一定和我爸爸说话很投机，他也是既喜欢读书又做生意的人……”

刘定国对她神秘地一笑。

他心里在想，和你爸爸很投机？说不定兵戎相见呢！他明显地感觉到王小姐对他印象不坏，不禁暗自笑道：“当你知道我的真实身分时，可怜的王小姐，你将作何感想呢？”他做梦也想不到会获得一个大富豪千金小姐的好感，而且陪他游览名胜古迹，人生有多少意想不到的奇遇啊！

“看，前面就是白玉峰了！”王丽用手指着白玉峰前的一片光滑的峭崖说。

白玉峰海拔虽说只有 800 米，但由于它孤峰独立，显得分外突兀，犹如一根擎天巨柱，顶起朗朗苍穹，如此险峻，如此壮观。峰前有一光滑石壁，平如斧砍刀削，呈褐青色，两行朱红色的古体隶书挂在崖前，每字如一个桌子那般大，仔细辨认，方看出是：

万山涌平地

一柱擎天穹